

## 父亲的浪漫

胡娟

父亲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，从农村到县城，他们那一代人吃了很多苦。我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，节约也是我们家的特色，但是节约的生活不影响父亲的浪漫情怀。

父亲的浪漫不是徐志摩式的浪漫，他是集陶渊明、丰子恺、徐霞客、辛弃疾于一体的浪漫。这种浪漫不仅是用语言，更是用行动来表现。

他喜欢田园生活，直到现在也不肯与我们同住，因为我的工作较忙，需要节假日留守，每次小长假他总是自浠水转几次大巴往通山跑。他舍不得浠水的主要是他种的菜和他的生活方式。他种很多菜，常常吃不完，还时常让我与姐姐拿到街上去卖。种菜需要积肥，父亲常常挑着满满的粪桶穿过家里饭厅与客厅，他这种行为总被母亲怒斥，他并不害羞，常常大声为自己辩护：“没有大粪臭，哪有五谷香！”这句话我记一辈子！其实当时父亲已是乡镇党委书记，母亲工资比他还高，家里并不缺钱，我想这是父亲的浪漫——不在乎世俗看法，亲近自然，热爱劳动，珍惜劳动成果，与陶渊明没什么两样。

不仅种菜，他还喜欢养小动物：鸡、鸭、猪、鸽子、猫、兔子等，很多都是他坚持要养的，因为母亲反对养任何动物。他不仅养，而且反对把动物关起来，觉得这样限制了自由，非常残忍。他养很多鸡，不让关起来，自己又很少在家，打扫卫生很麻烦。母亲唠叨多了，他亲自做了个鸡屋——不是鸡窝。即使这样，他每个周末回家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鸡屋放鸡出来散步。这种养法，自然是舍不得吃鸡肉的。我记忆中，几乎没有吃过自己家里养的鸡——充满爱心，于万物慈悲为怀，典型丰子恺式浪漫。

父亲喜欢下乡。记得我与姐姐读大学时有一次暑假，我们县一个水库被冲毁，整个村庄在水库下面，通讯全部断了，不知情况如何，他便带我们一起去核定灾情。因为路被冲毁了，我们3人饿着肚子步行了7个多小时，我的凉鞋底走断了，脚上打了3个泡，姐姐情况更糟糕。但是当我们出现时，村民们的激动让我终身难忘，因为在村里，父亲是第一个出现的“县里的同志”。我们随父亲一起去看灾情也忘了疲劳，回来仍然走了7个小时，但不再觉得难行。用双脚丈量土地，充满科学精神记录所见所闻——这种行为类似徐霞客。

我从记事起就听他唠叨想出一次国，希望等我与姐姐长大了慷慨解囊各凑一点钱给他，直到今天我们家还没人出国，但是他这个愿望仍很强烈，他的唠叨也没有结束。他不懂外语，我不知道他出国主要想看什么——不涉功利，不设目标，这是骨头里的浪漫使然。

他一直想买车，并希望我们姐妹长大了除了资助他出国外，再慷慨解囊各凑一些钱让他买车。后来他的愿望越来越具体，也定下了车型——3万元的皮卡或者面包车均可，只要能装下妈妈和家当，包括煤气罐和铺盖，便打算退休后开这辆车去祖国各地。今年他就要退休了，我没准备送他一辆汽车，而是打算国庆节送他一辆自行车，他仍然欢天喜地，说要骑车跑遍全省。

他的浪漫让他可以随时轻易开始这个计划。他现在没有自行车就跑步，二十年来，他每天跑十几公里，膝盖跑出骨刺也从未停止过，像电影里的阿甘一样——坚持到底是一种超极浪漫。

我在襄陽工作时，报名参加援藏，父亲很紧张，跑到网吧查西藏琼结县的方位，找到后很兴奋地让我大胆报名：“我开始担心你没经验，万一我们国土守掉一点，那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祖祖辈辈都蒙羞了，哈哈……”

我知道，忧国忧民，从不畏惧，时刻准备——这又是辛弃疾式的浪漫。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人民政府)

## 沙店桥屋

一条清亮清澈的小河从凉爽怡人的太平山欢快奔来，一路染绿了群山也滋润着土地。顺山走势，左冲右突，进入稍稍平缓的盆地沙店村则放慢了脚步，温柔地将原本一体的村落一分为二。沿河两岸，百来十户人家，北面的一片平地，密密匝匝的，除了房屋还是房屋；南面的临山，缓缓向上的房屋间硬是挤出一条窄窄的石板街来。

有河就有桥。连接两岸的是一座长三十多米，宽两米多的石木结合的石木桥，其特色在于桥的两边竖立着一米多高的木栏杆，顶上盖着一排排的青瓦；而紧挨栏杆的是两排木长凳。每到炎炎夏日，山民劳作归来，或是吃过晚饭，三三两两来到这儿抽袋烟，歇歇脚，聊聊天，任凭凉风吹拂，耳听流水潺潺，眼看白云青山，那是神仙过的日子。

或许是兼有桥与屋的功能吧，山里人为之取名为桥屋。因桥处沙店，远近人称沙店桥屋。

有桥就有桥神——看守桥的神。关于桥神

的传说，在山里人的嘴里是说得活灵活现，有板有眼。就说沙店桥吧，也就100多年的历史：桥是上游离此三四里地的荞麦田一位王姓的武举人出资修建的。桥建成之日，石匠拿着最后一块石头，守着规定的时辰，等待着第一个过桥人——大凡新桥落成，第一个在吻合的时辰过桥人往往命绝于此，成为永久的守桥神。王举人听说了，手牵10岁的孙子第一个过桥。他说，我修桥是做好事，怎么能让别人来守桥(送命)呢？要守，就我来守！就在爷孙即将上桥之际，一只王鹰(老鹰)飞临桥的上空。石匠眼疾手快，将石头塞进缝隙，王鹰一头栽到了桥下……

沙店桥的桥神是王鹰。有王鹰护桥，100多年来没伤过任何人。为之佐证的是一次远近闻名的传说(沙店人坚称是事实)——除去严冬时节，沙店桥屋是两岸儿童的乐园：小一点的在木凳爬上跳下，大一点的除了追逐戏耍，还小时翻过栏杆，下到桥墩上来个老鹰展翅。一次，

位男童兴奋过头，一翻身，咕噜就掉到了桥下！其时两岸的大人小孩齐声“哦”——完了！桥离河底有一丈多高，更要命的是枯水季节，河床露出的是如斗大的青麻石！然而，小孩一掉到河底，一翻身爬起来就跑，一根毫毛也没伤着。原来，在石头峻嶒的空隙，间有一两处巴掌大的水沙地，仅可立足——那小孩不偏不倚刚好掉落在那仅可立足的水沙地上。

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这究竟是王举人的善心感动了老天，还是山里人知恩图报编就的传说？

我没见过王举人，但见过他的孙子——如今还健在，80多岁了，身子还很硬朗。但是他爷爷出资修建的那让人深深怀念的沙店桥屋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被一座水泥桥所替代。

如今，上了年纪的山里人每每从桥上走过，总要把目光四处瞄瞄，然后一路小跑过桥。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九宫山镇政府)



## 晨风吹来

推开窗，就推开了清晨的睡眼，迎入了凉凉的秋风。

夏到秋，就这么短暂，就这么潇洒。不是挂在座式摆钟上“立秋”的当当闹铃，就不知生命已跨越了季节。炽热的阳光还在疯狂地亲吻着黝黑的脸，还在深情地抚摸一枚阔叶，秋就借助一阵清凉的晨风，吹皱了一茎绿草，把树上的绿叶吹奏，飘舞成一段音符，地上便铺满月光之曲。

夏天，燃得红红旺旺的火炉，瞬间被月光偷去了？倚窗凝思，心头不觉掠起一丝苍凉和酸酸的痛楚。那秋凉的风就是夹着追思的灵药，让你在冥冥的呼吸中油然而生回想。青春年少的我犹如昨日的夏天，豪情喷薄而出。背负着装满父辈希冀的行囊，从乡间田野走向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行走于拥挤的人流，在人与人相互掠夺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，借着夏日温暖的阳光，寻找一块播种的田园。在这片广袤的田园里，

在清晨，我也曾辛勤地翻耕，播下藏于胸间的淳朴的良种，用大半生的精力，伴随着日月星神守护洁净的花开，等待收获。一年一年过去了，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季过去了，凉凉的秋季悄然而至，人生的美好光景挂上了岁月的风帆，随风飞逝。翻检行囊，已是空空然也。于是，我在心底呐喊，我那属于自己的夏天就这样走远了吗？

我想，人的一生都在平淡和惰性中度过。短暂的人生恍若一觉醒来，已是物换星移。虚度年华的悔恨已成流落宇宙间的尘埃，永远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。辛勤的劳作只换回些许浮名，装入行囊的只是一些空瘪谷穗。不甘心的心绪迫使自己重新认识自我，重新振作起来。此时，我仿佛被一颗伟大的灵魂牵引着，走向郊外的田野。这里谷穗低垂，一片金黄，凉风吹动，谷穗低头与大地叙述着什么。原来夏日的热风从城市一溜烟逃到乡村，隐藏在田野，孕育

## 最爱炮壳

对于收藏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爱好与研究。偌大的客厅里除了沙发、茶几、电视之外，几乎无他物，简约无华，惟有墙角一处伫立着3个光亮的铜炮壳，就像挺立哨位上的无言士兵，代表着三种不同类型火炮的药筒，却成了我心中的最爱。

除发射距离比较短的定装炮弹之外，是没有炮壳一说，按学术称谓应为药筒，但老百姓都习惯称炮壳。因当兵与炮结缘，上军校学的是炮兵指挥专业，整天与各类火炮打交道，对于那些黄灿灿的铜药筒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每次实弹射击前，都要小心翼翼地刮掉弹丸、药筒表面上的那层黄油，仔仔细细地用细软纱布反复地擦拭干净，确保不出纰漏和射击精度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湾战争的爆发，触动了中国军队的敏感神经。通过假想设敌、设置战

场、模拟战争开展军事演习，不失为和平年代检验部队打仗能力、提高战斗力的有效途径。我有幸参加了一次秋季联合战术兵团演习，代理副连长，负责炮兵群某型榴弹炮兵连实弹射击阵地的组织指挥与战场管理。

那是西北战区八十年代以来首次举行的大规模实兵实装实弹演习，万人千车百炮，驰骋千里，从四面八方奔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辅之以轰炸机、直升机和少量的二炮导弹，铁流滚滚，硝烟弥漫，尘土飞扬，场面极为壮观。

我连山西运城籍的韩姓战士，普通士兵第四年，五炮手(装填手)，收听收看了上级关于演习动员的电视电话会议后，专门向党支部递交了参演书，一改往日稀拉作风，早起晚睡，苦练军事技能，最终在我的游说争取下获批参演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进入演习的最后关键阶段，在



王云轩

辣的痛，划出了几道血痕。我吓得缩了回来。父亲在背后推着我：“上，怕芭茅，还是什么男子？”我举着手，还是不敢。父亲握住我的手腕，将一丛芭茅拉到我的手掌间，大声喊：“攥紧！攥紧！”而且用身子紧紧挡住我的退路，我想打退堂鼓也枉然。只有豁出去了，我再次闭上双眼，深深吸一口气，默念着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”的豪言壮语，学父亲一样，一把将芭茅死死攥在手里，而后双手轮番交替，不停地攀爬向上，蒙蒙撞撞的终于到了柴林。这时，心快蹦出来了，额头上早已淌满了豆大的汗珠。仿佛过了半个世纪，我才敢正眼瞧瞧自己的双手，原来完好无损！我差点手舞足蹈起来。那天，砍的柴火又粗又多，我笑得合不拢嘴。日子长了，芭茅攥在手上，竟是那么熨贴，那么温驯，原本的锋利不知到哪里去了？父亲笑着说：“芭茅是欺软怕硬的。你软，它就硬；你硬，它就软。”这话多经典呀！

离开芭茅林二十多年了。在漫长的人生中，每遇到困难和挫折，我就想起父亲这段芭茅论。因为困难象芭茅，只有勇者，才能让它垂首和驯服！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广播电视台)

宋金光

着一个又一个结满果实的丰收时节。我已踩热脚下的泥土和田埂边的杂草。走下田，拿起镰刀去收割金黄，直到整个秋天被放倒在大地上。

守望心灵的田野，独居那一方属于自己灵魂栖居的地方，沉心捡去那些沾有杂念的扈谷，把精选的种子种在阳光雨露浸润的家园，于是，那笔墨点缀的花朵开满了窗前，开满了庭院的四壁，看着这些纷呈异彩的鲜花，我常常是坐在长椅上，慢慢品味着一杯清茶，咀嚼着那茶里隐含的温暖阳光。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原来，在文学的园地里也有美好的东西，身入其中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追求。

清风吹来，吹淡了久尘封的世俗价值体系，吹走了经世哲学的浸淫。保持平常心态，抛开功名利禄的烦扰，趁夏日温热的阳光，播下种子，收获成功，在秋后凉爽的风里笑谈美妙人生。

(作者单位:崇阳县农办)

黄军

炮兵群急袭射击时，要求每门火炮在10分钟内将70发炮弹全部安全地发射出去，不能出半点差错；小韩还真没有掉链子，前弓后蹬稳稳地托举起70斤重的弹丸送进炮膛、装填药筒，精准到位、一气呵成，在炮响后坐吐出滚烫的铜药筒的同时，迅速敏捷地把它捡拾到一边再装填下一发炮弹，因体能消耗巨大，到后面几乎是半跪着装填炮弹，手套也磨破了，还烫起了血泡，他没有叫苦退缩，坚守战斗岗位，圆满地完成了实弹射击任务……

转业离队时，有人问我准备带点什么回去作纪念，我不假思索地说，几个铜药筒。铜药筒表面锃亮，闪亮着军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，承载着热血男儿的青春梦想，也见证了我风霜雨雪二十载戍边的光荣军旅。

(作者单位:咸宁市城管执法局)